

里根同他选出的内阁成员举行工作会议

斯托克曼向里根报告美国经济情况，里根说美国经济情况正在严重恶化

【法新社华盛顿一月八日电】从星期一（五日）就一直呆在这里的当选总统里根，在他下星期三（十四日）永远搬到美国首都之前，今天离开这里去加利福尼亚，这是他最后一次去那里。

里根在离开这里之前主持了在国务院举行的他自己设计的内阁的第一次工作会议。据众院新的少数党领袖，众议员米歇尔说，里根提醒他未来的合作者们记住他在竞选期间作出的“实行变革的保证”，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实行变革的保证”。

会议主要致力于研究新政府的“各个机构”问题，尤其是内阁成员和国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里根在会上就这个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后来，参议院新的多数党领袖、霍华德·贝克和米歇尔向十三位新内阁成员讲话。当选总统里根在昨天才完成了他的组阁工作，

他昨天提名犹他州的特雷尔·贝尔为教育部长。

里根对内阁成员的各项任命仍然必须得到参议院批准，然而批准大多数被提名者的听证会已经开始举行。关于批准已被提名为国务卿的黑格将军的听证会将在明天开始举行。预期十三名内阁成员都会无困难地被批准，包括里根选中的、有争论的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

除了里根内阁人选问题之外，这位当选总统一直最为关心的是制订一项经济计划的事。

里根为赢得对他的经济计划的支持，昨天在一次午餐会上同民主党的几位国会领袖进行了接触。在他一月二十日就任之前，他还预定同他的助手们就经济和预算问题举行一系列会议。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八日电】当选总统里根在听了他的顾问们对美国经济的前景所作出的令

人沮丧的估计之后，昨天说：“经济情况正在严重恶化”。

里根的经济顾问们告诉他，自从大选以来，美国的开支庞大的预算问题已经相当恶化，并且将比他们一度认为的要难解决得多。

当里根参加一次私人招待会归来时，有人问他是否同意上述估计，他说：“是的，我同意。”

他说：“经济情况正在严重恶化。我认为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即将成为里根的预算局局长的戴维·斯托克曼和被提名为财政部长的唐

纳德·里甘在同当选总统会谈了两小时后对记者们说，他们描绘了一幅非常阴暗的景象。

但是他们说，里根的经济恢复计划如果能够由一个持合作态度的国会迅速实施，它仍然能够在今年带来真正的进展。

里根利用上午的时间同包括他挑选为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黑格和威廉·凯西在内的对外政策顾问们进行磋商。

里甘说，“当选总统里根昨天指示他的经济顾问们下次向他提出我们将在今后几周研究的可供他选择的办法。”

《里根与台湾：仿效荷兰的做法吗？》

【美国《华尔街日报》一月五日刊登罗伯特·基特利的文章】题：里根与台湾：仿效荷兰的做法吗？

就局外人所知，里根对美国同中国以及同台湾的关系至今仍未举棋不定。但是现在看来荷兰将帮助他拿定主意，但结果可能会引起争议。

现在里根州长即将成为里根总统，因此，台湾问题不久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了。里根先生显然强烈地感到，两年前，美国的一个老盟友受到了卡特的冷遇。他说过，他要纠正这种状况。但是他在不破坏重要的中美关系

的情况下可以做什么至今还不清楚，因为如果破坏中美关系，就会间接地使俄国人感到高兴，而俄国人在他的打击对象名单上是列在首位的。荷兰现在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里根总统很可以断定，他为了他的国民党老朋友做些好事不会有什么风险。

在一定范围内，他也许是对的，但实际上这同一种重要的例外情况关系不大，而这种例外情况对事情会有极大影响。

例如，他也许会考虑把美在台协会升为正式大使馆。

或者里根分子可能给目前的驻台北机构派去一位级别更高的负责人，允许同台北各部举行直接会谈，并让几个台北代表在有正经事务（譬如像订定贸易协议）要讨论的时候比较自由地溜进华盛顿各机构。这样做将会使台北的受到挫伤的自尊心得

蒋经国再次接见陈香梅

【法新社台北一月八日电】安娜·陈纳德在两次受到蒋经国总统的接见后，今天结束了她对这里的访问。

陈纳德夫人和史蒂文斯先生在星期一晚上来这里之前对中国进行了三天访问。据一项政府新闻公报说，他们两人星期二下午受到蒋总统的接见。一小时，“就国际形势一般地交换了意见”。

史蒂文斯先生于昨天离此去东京。

消息灵通人士说，中国出生的陈纳德夫人第二次会见蒋经国总统是为了向这位国民党总统详细汇报她北京之行的情况。

【英国《外事报道》一月七日文】题：法国对俄国的态度强硬起来了。法国对俄国的态度长期来比多数西方国家都要温和，可是现在法国突然转而加入了强硬派的阵营。在施密特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最近的一次会晤中，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东西方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显然比施密特要强硬。在北约讨论如果俄国入侵波兰，北约可能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时，法国人的态度远比德国人强有力。同时，法国防务开支的增长幅度始终比任何其他北约大国都要大。

俄国人对法国态度的这种转变现在已有所警觉。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团长、苏共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去年十二月对法国进行访问期间，在同一批法国议员谈话时对法国的防务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波诺马廖夫谈到了，当法国总统宣布法国已成功地试验了中子弹，并将在一九八二年或一九八三年决定是否生产中子弹时，克里姆林宫“令人不愉快地感到震惊”。波诺马廖夫说，苏联“无法理解是什么东西促使法国如此热衷于军备竞赛，以致完成中子弹的研究工作。这将为美国制造中子弹铺平道路，但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其他国家在制造中子弹，苏联也将被迫制造。”

当吉斯卡尔·德斯坦去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一次宣布中子弹的消息时，苏联让法国共产党出来领头反对中子弹。这同莫斯科在卡特总统第一次宣布美国制造中子弹的计划（一九七八年四月暂停执行这项计划）时所持的那种强烈反对的态度形成了对照。这反映了俄国长期来所持的这种看法：法国对苏联的态度不象北约其他国家那么敌对。而现在莫斯科对法国政策的估价显然有了变化。

说俄国对法国的转变已有警觉

对法国政策的估价显然有了变化

《法国对俄国的态度强硬起来了》

截了当地中断关系，而它同海牙却可以，但是，采取其它步骤是完全可行的。交流可以大大减少，贸易转向日本和欧洲，而且很可能导致一场——正如一位外交官所说的——“关系危机，至少是在辞令上的关系危机”。

所以，荷兰的例子很可能促使这位新总统遵照自己的本能去做。但是，他在选定将做到什么程度之前，他必须断定到底他认为怎么做最符合国家利益——是做到能使一个其盛世已经过去的老盟友能信赖自己呢，还是保持住同一个在世界上的作用正在增长的新朋友发展关系的势头。

里根宣布曼斯菲尔德继续任美驻日大使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七日电】当选总统里根今天说，他已要求前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继续担任他目前担任的驻日大使的职务。

里根是在国会同民主党参议员举行午餐会时宣布这一点的。

曼斯菲尔德是在一九七七年由卡特总统任命为驻日本大使的。他在参议院担任民主党领袖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参议院长。

里根宣布的这一消息受到了民主党参议员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曼斯菲尔德的朋友。

台湾官员证实 蒋彦士等将应邀参加里根就职典礼

【台湾《联合报》一月八日报道】政府官员证实，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蒋彦士在内的五位人士，已收到里根就职典礼的邀请，将以贵宾身份参加美国新总统的就职典礼。这五位人士除蒋彦士外，还有林洋港、台湾省主席林挺生、台北市议会会议长、台湾省议会议长、台湾大学校长和辜振甫（中国工商联合会会长）。

政府官员表示，这五位人士尚未决定是否成行，或何时成行，但有迹象显示，这五人中至少有四个人已在作前往华府的准备。

苏《真理报》攻击铃木首相访问东盟五国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八日电】题：评铃木对东南亚的访问

《真理报》政治评论员弗谢沃罗德·奥夫钦尼科夫今天在本报上写道，“不管同东盟国家的贸易经济联系对日本如何重要，铃木对东南亚的访问追求的仍是政治目的。”

评论员指出，东京的官方人士目前还在反复强调忠实于一九七七年出笼的“福田主义”（福田主义当中的三条说，日本将不成为军事大国；它将同东盟国家建立相互信任和密切的关系；它将促进东盟国家同印度支那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是，它的这三条公开宣言同实际行动之间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从表面上多少掩饰一下这种距离，这就是铃木访问的政治目的。”

评论员指出，东盟国家人民不仅对日本本身的军国主义化感到不安，而且也对东京可能成为华盛顿重新装备中国方面的帮凶感到不安，因为中国现领导人并不掩饰他们在东南亚的霸权主义图谋。

弗谢沃罗德·奥夫钦尼科夫接着写道：“日本高唱‘相互信任和真诚相待’，它实际上是企图使东盟国家加入它所策划的，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将参加的‘太平洋共同体’。这一思想具有使东盟国家同不结盟运动隔绝，保持它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依赖性，使它们变成帝国主义阴谋的同谋者的目的。”

评论员接着写道：“而且，在东京支持波尔布特集团并与华盛顿和北京一起企图妨碍东盟国家与印度支那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又怎能谈得上忠实于‘福田主义’第三条呢？”

评论员强调指出，“铃木第一次出访的路线看来并不是由于改变了优待对象而决定的（面向华盛顿的方针仍然是东京政策的基础）。这是向东盟国家献媚的一种方式，其使命是掩盖真正的目的，为此目的，华盛顿将自己在该地区的一部分宪兵职能转托给了东京：将东南亚各国置于帝国主义强国政治影响的范围，永远使它们服从于跨国公司”。

《东洋经济》论日本企业经营宗教化

企业和职工结成“宗教共同体”，社会划一化迅速发展，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

【日本《东洋经济》周刊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六日一期刊登纪念创刊八十五周年征文中一篇得奖优秀文章】（作者：阿部毅一郎）题：日本式经营的总检讨

一、日本企业宗教式统治的特点

（1）就职如同入教 企业采用终身雇用制，“一旦就业，就要干一辈子，而且要有宗教信徒般的忠诚”，有为企业“殉职”的精神。“只要一切都托付和依赖企业，一生就有保障”，“这种安心情绪就成了热爱企业精神的源泉，成了培养牺牲自己为企业服务的精神的土壤”。职工和企业结成了“宗教共同体”。

（2）行动规范就是教义 “企业有各种各样的堪与宗教戒律相比的行

动规范”，“企业的教义控制着职工的精神世界”。

（3）宗教式的团结 企业的各种决定采取同职工协商的形式作出。对企业的决定“要象宗教信徒绝对服从教条、教义一样，这是企业的宗教式团结的核心”。“企业的坚强团结有如远征的十字军”。

（4）宗教式的等级 日本企业采取论资排辈制，“它和宗教的等级制一样，根据对企业的归顺程度、对教义的理解和皈依程度等，来确定工资体系中的等级差别”。

（5）平等主义和审判异端 在企业中，企业领导和职工的工资待遇是平等的，而且“管理人员不仅要管理工作，还要和职工同吃一锅饭，进行日常接触，关心他们的生活”。“企业中没有各种

审判异端的制度”，“对不服从的人的强制力量也和宗教同样强大”。

二、日本式企业经营对日本社会的深刻影响

（1）社会的划一化迅速发展 “入好的学

校、进好的企业，谋得好的职位就等于幸福”，这种全国性的单纯化的人生观和幸福观体系，“使社会生活令人吃惊地走向划一化”。“日本式经营以这种价值体系为支柱而成立，反过来又推动着这种价值体系固定下来”。一个人就职后，终生专属于单一的组织，形成了日本式的“专属单一组织型社会”。

（2）精神生活贫乏化 “私生活也纳入企业，越是有能力的职工，私生活越贫乏”，一心想的只是工作，“牺牲企业以外的社会活动”，“牺牲个人的学习生活”。“企业培养出来的都是对其它社会和集团漠不关心的井底蛙式的人物”，精神生活“濒临危机”。

（3）填鸭式教育 “学校进行着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十六年，为进入好企业而长期身受应考煎

熬，“过着修道僧般的生活”。学校为社会培养的是“脑海里充满各种知识，但却缺乏判断力和创造性的”“大批工蜂预备军”。

三、今后的方向

“要逐渐从目前的过于单纯化的一元的价值体系中解放出来”，“要以多样的价值存在为目标”，从精神生活贫乏和异常的“考试地狱”中摆脱出来。（1）适应国际化的形势，当务之急是培养能同外国人进行交往的全面的人材；（2）“以技术立国为目标，需要培养大批有创造性的、多才多艺的人材，又必须有能够享受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商品之才能的国民”；（3）“要关心和保障职工的自由时间”，“要把职工从以前的只为了公司这个枷锁中解放出来”；（4）“要努力培养不同质的人”，培养“身兼两种对立职务”型的、采取“交错型”生活方式的人。要倾听敢于讲话的人的意见；职工“有了这种丰富多彩、不同质的才能，企业才能朝气蓬勃”；（5）适应职工高龄化的形势，要努力为职工过渡有意义的晚年创造条件。

【法新社伦敦一月二日电】有影响的食糖掮客E·D·曼和F·曼在其最新的评论中估计，由于最近两年生产不足，一九八一年上半年世界食糖市场的形势会越来越紧张。

他们估计，一九八〇——八一年将歉产三百三十万吨到四百四十万吨。他们强调说，世界的贮备会因此而下降到危险的水平。一九八一年上半年价格的涨落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对早期收成的估计和一九八一——八二年的消费量。但是他们说，目前还难以看出生产方面有充分改善，因此，看来大概会出现第三个年头的歉产。

最近世界市场的价格达到了将近六年来从未有过的水平。

这些掮客刚刚修正了他们对一九八〇——八一年世界收成的估计，他们现在估计的数字是八千六百一十四万七千吨，比四个月以前所作的估计少了一百二十万吨。他们说，之所以必须作此调整，主要是因为东欧国家的收成是令人失望的，在这些国家，由于天气不好，他们的甜菜收成受到了损失。

E·D·曼和F·曼还指出，古巴的收成仍然是令人怀疑的，他们希望为五百九十万吨。

至于消费，他们注意到了一种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南朝鲜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九八〇年头九个月平均减少百分之五。

但是，他们相信，一九八〇——八一年总产量仍然在八千九百五十万吨至九千零五十万吨之间。

日本《日刊工业新闻》报道《产业界十大新闻》

【日本《日刊工业新闻》十二月二十四日报】题：产业界十大新闻

一、两伊战争使产业界受到冲击，也给通常贸易带来很多障碍；二、汽车业界积极开展国际活动，丰田、日产和本田技术研究所在海外建立据点；三、产业界为冷夏而号泣，以中小企业为中心，纺织、空调和饮食业

法新社自伦敦报道 今年上半年世界食糖市场形势紧张

国际市场矿产价格

（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

品 名	伦敦市场（英镑/公吨）
铜	791.25
锡	6235.00
铅	314.50
锌	330.50
铝	605.00
镍	2730.00

就这样，我在这次会上明确阐述了我的看法，也明确表示了我主张采取什么手段来实现我的意见。

可是，会议结束时并没有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因为虽然并没有人明确地反对我，但是许多与会者也没有表示他们同意我的主张。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一直没有吭气。

亲王向皇帝禀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于是皇帝召开了御前会议，不过与会的人有了变动，只有我、万诺夫斯基将军、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参加。

在御前会议上我又重申了自己的意见；别的人或者根本没有反对，或者不强烈反对，最后皇帝同意采纳我的意见，责成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予以执行。应该给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以公正的评价，他执行得很巧妙：立即同德国和法国商妥，使它们表示同意支持俄国的要求；然后，俄国毫不拖延地向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日本被迫接受，但提出要求：以大量赔款交换辽东半岛。

我们，即俄国，对赔偿数额问题和其他问题没有过问，只提出一项原则：我们不能允许对中华帝国领土的完整性有任何破坏。

就这样签订了马关条约，以赔款代替领土割让。

与此同时，我同中国打上了交道，提议俄国愿在贷款问题上效劳。当然，中国无法仅靠信用得到这样的巨款，因此，俄国主张用关税，即以中国的收入来作为借款的保证：如果中国出不起这笔钱，俄国就为此借款提供保证。

此外，我其实已在巴黎各银行的交易所为中国搞到了这笔贷款；参加这笔贷款的有：巴黎与荷兰银行、里昂信贷银行以及戈登热银行。这些银行的代表奈斯特和戈登热都到这里来了。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由法国方面来扩大在中国的银行活动，以此作为他们向我贷款的酬劳。

于是，根据我的提议和这些法国银行家的请求，我筹办了俄华银行，主要的入股者是法国人。起初，我国国库也是这个银行的大股东，最后，它几乎把全部股金抽出来了。在不幸的俄日战争以后，我们大大丧失了在中国的威望。自从我辞去了财政大臣之职和

谢·尤·维特伯爵《回忆录》选译

同李鸿章的谈判

爆发了不幸的俄日战争以后，我所创办的、由法国银行家、俄国、以及中华帝国（它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参加的这家俄华银行，在颇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基础，现在已同北方银行合并，组成一家新银行，称为俄亚银行（即俄华道胜银行——本刊注）。

在我们给了中国如此大力的援助以后，皇帝当时的亲信乌赫托姆斯基前往中国，一方面是为了更加直接地了解中国，另一方面是为了结识那里的官员。

皇帝要举行加冕典礼了。按照惯例，各国都派了代表前来俄国。这些代表大部分是王室人员或最高级的官员。中国派来的是李鸿章。他是一个最卓越的人物，当时在中国身居首屈一指的高位，因此，派李鸿章来参加加冕礼，就是表示中国感谢我们的年轻皇帝给予中国的协助：正是由于我们皇帝的帮忙，才保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此外，还表示感谢我们在贷款问题上对中国的帮助。

当时，我们的西伯利亚大铁道已经修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所以有必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进一步往前修。我们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想法：将铁路直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但要穿过蒙古和满洲北部。这样的走向可使筑路工程的进展快得多。而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确是一条世界性的通路，它把日本和整个远东同俄国和欧洲联通。

全部问题在于要通过和平的、商业上互惠的途径来达到这个目的。我热衷于这个想法，并将它告诉了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后来又向陛下启奏。

正值此时，巴德马耶夫医生到故乡布里雅特去了一趟；他一直希望这条铁路经过恰克图直通北京，所以他认为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是次要的。我当然决不能同意这个想法，因为第一，我认为我们必须有一条路把我们同符拉迪沃斯托克联接起来；第二，我认为不能这样做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这样一条路如果通往北京，无疑会招致整个欧洲反对我们，

而且，修建西伯利亚大铁道这件事本身，依照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想法，根本不是具有军事政治意义的事情，而只是经济上的、涉及国内政策的工程。也就是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想以这条铁路作为捷径把我们的一个地区——滨海州同俄罗斯联接起来。换句话说，整条西伯利亚大铁道在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和尼古拉二世皇帝看来，都只有经济意义，只有防御意义，而决无进攻意义；特别是，它不应成为占领任何新的领土的武器。巴德马耶夫医生到蒙古和北京去的时候，在那里表现很不正派，言谈模棱两可，所以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后来是我，都不同他发生任何联系了，因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既聪明又滑头的投机者。

当李鸿章已经离开中国（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华帝国）很快就将抵达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我禀奏皇帝说，如果能使李鸿章在苏伊士运河同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会晤，那就太好了，因为乌赫托姆斯基公爵过去就认识李鸿章，同他关系不错。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良机，而且也必须这样做，因为据我所知，其他国家，即英国、德国和奥地利，也都千方百计地在拉拢李鸿章，他们想要李鸿章途经欧洲来到彼得堡。我则相反，希望李鸿章在到达我们这里以前不要到任何地方去，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他如果先到欧洲，就会受到欧洲各国人物各种阴谋诡计的影响。

陛下同意了我的想法，责成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会见李鸿章。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找我详细商榷了会晤事宜。而皇帝希望这次会晤别露痕迹，于是，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欧洲，坐上一条轮船（使人看来似乎是前去马赛的）迎着李鸿章而去，在苏伊士运河出口处同他相遇。后来，李鸿章尽管受到各方面的邀请要他到欧洲各处港口，他还是坐上了我们俄国航运贸易公司的轮船，我为他安排了这次会晤，他就带着自己的全部侍卫同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抵达敖德萨。

因为敖德萨是李鸿章抵达的第一个俄国城市，所以我想在那里为他安排一次隆重的欢迎。我便向皇上禀奏说：按照李鸿章的官衔，不妨派我军仪仗队去迎接这位显贵。使他通过这样的方式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军队。皇帝同意了我这个主张，便下诏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照办。

日常生活中或工业上使用的一种新物质是否能引起癌症

合众社谈苏今年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

说苏今年必须就经济政策、领导班子、阿富汗问题和波兰局势等作出决定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一月四日电】对于苏联来说，一九八一年已成为在诸如食品生产、对外政策和领导班子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领域作出决定性的，也许是不可挽回的决定的一年。

这里的观察家将仔细地观察克里姆林宫所选择的改善它在阿富汗的军事困境的途径，以及它对波兰自由化趋势作出反应的程度和咄咄逼人的态度。观察家们认为，这些情况是一些十分重要的迹象，表明在二十世纪余下的年代共产主义将是什么样子。

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

来说，苏联人面临传统的确实确实的选择：要大炮，还是要黄油。

这个拥有两亿六千万人口的国家能否喂饱肚子，不再是一个使其生活水平具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

苏联连续两年农业歉收，美国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继续实行粮食禁运，以及世界粮食市场普遍紧张，可能迫使莫斯科指望从国内找到解决其食品短缺的办法，严冬腊月食品短缺的情况尤为明显。商店几乎没有肉卖。精美的面包几乎没有。货架上出售的奶制品经常是

刚运到就是酸的，这说明运输长期存在问题。人们囤积黄油。

尽管执政的共产党下令大力增加农业投资，但是分析家们一致认为，苏联经济必须改革，必须在轻重缓急的安排上来一个大改变，如果苏联想要使食品生产保持稳定的话。

一位西方经济学家说，“他们不可能把钱只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他们要作出认真的努力使他们的农庄、农场象生产导弹的工厂那样重要。”

这些生产导弹的工厂的潜力令人生畏，可以改装使之超速转动，如果苏联人决定完成他们对阿富汗的统治的话。

十三个月来，阿富汗的叛乱势力，他们一心一意要搞分裂的决心以及他们的过时的武器情况越来越恶化，使得入侵者除了喀布尔和赫拉特这样的大城市外，无法控制这个国家。

一九八一年，苏联人要么会使他们的进攻逐步升级，要么采取一些初步的步骤以便脱身，说得最

轻，这也是令人尴尬的一步。看来，克里姆林宫现在也未拿定主意：如何进行第二个意识形态方面的战斗，同波兰的越来越无法无天的自由工会作斗争。

苏联目前在波兰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仍然存在，而一九八一年情况如何将决定莫斯科是否愿意允许社会主义制度搞试验。美国当选总统里根的一位高级顾问上周得出结论说，苏联领导在二月份的第十六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期间将作出有关这场波兰挑战的某项决定。

这也许并非是要作出的唯一一项重大决定。

勃列日涅夫尽管七十四岁而且动辄生病，但是，可以想象，他可能要利用这次代表大会作为他体面地隐退和指定他的继承者的机会。如果这样做，对于苏联来说将是第一次如此有条不紊地过渡。不管克里姆林宫一九八一年是否发生变化，但是，它必须设法稳定它的经济政策并使其卫星国恢复秩序。

克里姆林宫是决定逐步改革，还是继续以武力威胁来称王称霸，可以决定它在二十世纪末叶的历史上的地位。

【路透社华沙一月八日电】今

天，当波兰政府和工人看来要发生新的冲突的时候，共产党报纸谈到了这个国家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现象。

在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代表们开始就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举行第二次会谈，这些问题有可能使工会同政府的关系变坏。

昨晚，这些代表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在政府提出新方案之前，每周工作五天。

政府已经表示，要末两周中有一个星期六不上班，要末每周工作五天，四十二个半小时，它认为，眼下如果推广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那会给经济造成严重后果。

波共《人民论坛报》在一篇社论中提到一些人在搞无政府主义的现象，这些人一心要迫使当局解除党内某些官员的职务。

该报说，一些地方的工会会员要求解除地方党官员的职务，它说，这种行动表明他们藐视社会准则和起码的民主原则。

该报还对“团结”工会高级领导人安·格维兹达提出了批评，援引他同西方一家报纸的记者的二次谈话说，他要求充分的民主并主张波兰实行多党政治制度。

观察家们回想起，《人民论坛报》点名批评“团结”工会主席团成员还是第一次。

昨天，持强硬态度的军报《自由战士报》说，共产主义制度不能容忍在政治上出现反对派。

《人民论坛报》说，波兰不能无限期地当欧洲病夫。它说，“波兰不能总是象一个煮开的大锅，让一些人不断地企图挑起无政府主义事件。”

这家党报说，旨在反对政府的行动使得振兴国家的希望越来越遥远，而且只有利于那些一心要使冲突变成波兰生活的永久性特点的人。

【法新社华沙一月八日电】波兰电视台今天强烈谴责“大叫大嚷的无政府主义”，并攻击“团结”工会会员占领公共建筑物的行为和为要求撤换地方政府官员而施加的其它压力。

电视台广播重复了今天的《人民论坛报》的一些话，指责“团结”工会某些地方分会的好斗分子”在托伦、耶莱尼亚戈拉、弗罗斯瓦维克、克罗斯诺、琴斯托霍瓦和其它城市挑起事件。电视台评论员说，当前所进行的抗议活动是“一次蓄意反对当局的行动”。这位评论员说，这些好斗分子的活动已“超出了工会章程所明确规定的活动范围”。

波兰电视台和党机关报所发出的这些警告表明波兰的紧张局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波兰党报就波兰当前局势发表社论

指责有些人搞无政府主义和藐视社会准则

里陶丁说他将在新德里会晤阮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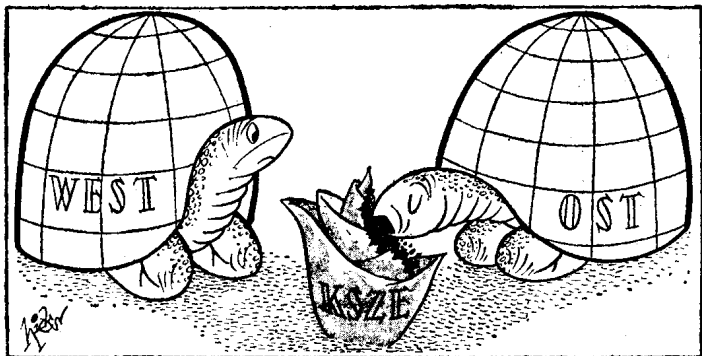
【法新社吉隆坡一月八日电】马来西亚外长里陶丁下个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会议上将会见越南外长，以便了解越南是否参加即将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

他今天在参议院说，这次会见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越南对参加即将在今年年初举行的这次会议的立场的最新态度。里陶丁在回答问题时说，就目前所知，越南从来没有说过它不参加这次会议。

他说，马来西亚仍在寻求通过外交讨论用政治的办法解决柬埔寨冲突。

他又说，“必须说服越南参加这次会议，而且正如侯赛因·奥恩总理所说，为政治解决这一问题而同越南对话的大门仍然

方说明：从左右至左为「西方」、「欧安会」、「苏联」、「东盟」、「世界报」。



法新社记者访问高平见闻

【法新社高平一月八日电】尽管中国施加了遭到河内谴责的军事压力，住在越南边界省份高平省的居民照常营业。

这个省距河内西北三百公里，位于传统的北方入侵路线之上。从中国两年前所谓的对越南的教训中，受难最深的就是高平。

当中国军队撤走时，他们尽力地破坏，从堤坝到水牛栏无一幸免。

虽然一位军官认为形势是“紧张的”，但生活在可能的程度上仍然是正常的。由于气候良好，这个省今年同一年一九七八年相比是获得了好收成，虽然还有直接处在中国火力线之内两千公顷（四万九千四百英亩）土地没有种上作物。

人们看不到什么重武器和碉堡，但在我走了三天的路上充满了士兵，他们大部分没有武器。军官和文官都说，没有正规军驻在这个省。保卫这个省的是“地方军队”和民兵。这些士兵到处出现，他们似乎同居民完全结合在一起。我看到穿军装的军队在稻田里耕地，而其他则修整道路或桥梁。一位官员说：这些士兵是在这里保卫这个地区的，也要参加该省的经济生活。”

这个省没有进行真正的重建。在高平象在我访问的其它城市一样，仍然能够看到废墟。在旧的建筑物的旁边建立起轻便房屋。用石头和砖瓦修建的建筑物被泥土和草顶的房屋所代替。高平中心商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个商场被中国人烧毁，只剩下了门面和屋顶的金属架子。在商场内，商贩们摆上他们的柜台，用临时搭起的屋顶挡雨。

高平省的大部分居民是山区部族，主要是住在边界两边少数民族泰族和农族。战争和一直紧张的局势使一切过境贸易和家庭联系中断。

【路透社地拉那十二月十日电】阿尔巴尼亚的来宾

首先被领去参观的地方之一，是一个名为“今日阿尔巴尼亚”的展览。这个展览展出了这个国家制造的各种各样产品，从钻井设备一直到纽扣。

举办这一展览的目的，在于向外国人和阿尔巴尼亚老百姓显示，这个只有二百七十万人口、欧洲最穷的小国在经济上可以自立，而无需外国的贷款、赏赐或援助。

下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一九八一一一九八五年）也许要规定，阿尔巴尼亚必须完全依赖自己的人力物力。这将是阿尔巴尼亚第一个作出这种规定的计划。

中阿关系的破裂打乱了现行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的计划。由于同北京的关系一天天地恶化，这项计划现在已经困难重重。一些外交官说，这项计划将在好几个领域达不到指标而告终。

路透社记者访问阿尔巴尼亚见闻

阿尔巴尼亚的钢产量将达不到计划指标，因为中国人着手兴建的爱尔巴桑大型钢铁厂原计划年产一百万吨钢，但在中国人撤走的时候，该厂还没有完工。外交官们认为，实际产量大大低于一百万吨。

阿尔巴尼亚禁止接受外国的信贷，也不允许外国享有特权或者办联合企业。这并不是它一时心血来潮而作出的决定。

上述方针是一九七六年的宪法明文规定的。这部宪法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袖恩维尔·霍查亲自制定的。他试图通过这部宪法确保在他死后他的政策能够继续下去。

但是，阿尔巴尼亚拒绝同外国公司缔结合作协议，加之这个国家财政基础薄弱以及适合西方市场口味的产品有限，有时使人们很难在这里做生意。

尽管人们几乎不可能得到确切的数字，但是，

西方外交官们估计，阿尔巴尼亚的出口额现在每年大约为三亿美元，从而使它能够用这笔钱进口同样多的货物。

阿尔巴尼亚的确生产石油，而且由于没有私人汽车，水力发电计划又方兴未艾，还能够出口一部分。不过，石油的质量相当低劣，硫的含量很高。

一位外交官说，计划规定的石油产量每年大约为三百三十万吨，实际上每年只生产二百二十万吨左右。阿尔巴尼亚也是世界上第三个铬出口国，不过，一位外交官说，铬的质量变化无常，而另一位外交官则认为，总的来说，质量低劣。阿尔巴尼亚还生产优质铜，大部分向国外出口。

由于占阿尔巴尼亚百分之七十的山区都有水力发电计划，因而，这个国家目前最值钱的出口商品大概是电力。地拉那刚刚

缔结了一项向南斯拉夫输出大量电力的协议。

农业是另一个有前途的领域。阿尔巴尼亚在五年前就已自给自足，现在已经能够向国外出口一部分谷物和蔬菜。霍查最近说，他要提高粮食产量，大概是为了出口。现在正在派工人到农村去支援农业生产。同时，政府还打算大力发展化学工业，以提供更多的化肥。

除此之外，阿尔巴尼亚还出产一些大理石、矾土和其它矿物，外国商人还可以购买烟草、棉花、纺织品、酒和皮革。

“今日阿尔巴尼亚”展览还展出了诸如钻床和X光设备之类的产品，不过，这些产品不可能在西方或者东欧国家找到现成的市场，因为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也一直在制造这些东西。

阿尔巴尼亚将怎样实现新的五年计划呢？这是人们纷纷猜测的一个问题。（二）

合众社谈苏今年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

说苏今年必须就经济政策、领导班子、阿富汗问题和波兰局势等作出决定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一月四日电】对于苏联来说，一九八一年已成为在诸如食品生产、对外政策和领导班子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领域作出决定性的，也许是不可挽回的决定的一年。

这里的观察家将仔细地观察克里姆林宫所选择的改善它在阿富汗的军事困境的途径，以及它对波兰自由化趋势作出反应的程度和咄咄逼人的态度。观察家们认为，这些情况是一些十分重要的迹象，表明在二十世纪余下的年代共产主义将是什么样子的。

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

来说，苏联人面临传统的确实确实的选择：要大炮，还是要黄油。

这个拥有两亿六千万人口的国家能否喂饱肚子，不再是一个使其生活水平具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

苏联连续两年农业歉收，美国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继续实行粮食禁运，以及世界粮食市场普遍紧张，可能迫使莫斯科指望从国内找到解决其食品短缺的办法，严冬腊月食品短缺的情况尤为明显。商店几乎没有肉卖。精美的面包几乎没有。货架上出售的奶制品经常是

刚运到就是酸的，这说明运输长期存在问题。人们囤积黄油。

尽管执政的共产党下令大力增加农业投资，但是分析家们一致认为，苏联经济必须改革，必须在轻重缓急的安排上来一个大改变，如果苏联想要使食品生产保持稳定的话。

一位西方经济学家说，“他们不可能把钱只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他们要作出认真的努力使他们的农庄、农场象生产导弹的工厂那样重要。”

这些生产导弹的工厂的潜力令人生畏，可以改装使之超速转动，如果苏联人决定完成他们对阿富汗的统治的话。

十三个月来，阿富汗的叛乱势力，他们一心一意要搞分裂的决心以及他们的过时的武器情况越来越恶化，使得入侵者除了喀布尔和赫拉特这样的大城市外，无法控制这个国家。

一九八一年，苏联人要么会使他们的进攻逐步升级，要么采取一些初步的步骤以便脱身，说得最

轻，这也是令人尴尬的一步。看来，克里姆林宫现在也未拿定主意：如何进行第二个意识形态方面的战斗，同波兰的越来越无法无天的自由工会作斗争。

苏联目前在波兰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仍然存在，而一九八一年情况如何将决定莫斯科是否愿意允许社会主义制度搞试验。美国当选总统里根的一位高级顾问上周得出结论说，苏联领导在二月份的第十六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期间将作出有关这场波兰挑战的某项决定。

这也许并非是要作出的唯一一项重大决定。

勃列日涅夫尽管七十四岁而且动辄生病，但是，可以想象，他可能要利用这次代表大会作为他体面地隐退和指定他的继承者的机会。如果这样做，对于苏联来说将是第一次如此有条不紊地过渡。不管克里姆林宫一九八一年是否发生变化，但是，它必须设法稳定它的经济政策并使其卫星国恢复秩序。

克里姆林宫是决定逐步改革，还是继续以武力威胁来称王称霸，可以决定它在二十世纪末叶的历史上的地位。

【路透社华沙一月八日电】今

天，当波兰政府和工人看来要发生新的冲突的时候，共产党报纸谈到了这个国家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现象。

在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代表们开始就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举行第二次会谈，这些问题有可能使工会同政府的关系变坏。

昨晚，这些代表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在政府提出新方案之前，每周工作五天。

政府已经表示，要末两周中有一个星期六不上班，要末每周工作五天，四十二个半小时，它认为，眼下如果推广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那会给经济造成严重后果。

波共《人民论坛报》在一篇社论中提到一些人在搞无政府主义的现象，这些人一心要迫使当局解除党内某些官员的职务。

该报说，一些地方的工会会员要求解除地方党官员的职务，它说，这种行动表明他们藐视社会准则和起码的民主原则。

该报还对“团结”工会高级领导人安·格维兹达提出了批评，援引他同西方一家报纸的记者的二次谈话说，他要求充分的民主并主张波兰实行多党政治制度。

观察家们回想起，《人民论坛报》点名批评“团结”工会主席团成员还是第一次。

昨天，持强硬态度的军报《自由战士报》说，共产主义制度不能容忍在政治上出现反对派。

《人民论坛报》说，波兰不能无限期地当欧洲病夫。它说，“波兰不能总是象一个煮开的大锅，让一些人不断地企图挑起无政府主义事件。”

这家党报说，旨在反对政府的行动使得振兴国家的希望越来越遥远，而且只有利于那些一心要使冲突变成波兰生活的永久性特点的人。

【法新社华沙一月八日电】波兰电视台今天强烈谴责“大叫大嚷的无政府主义”，并攻击“团结”工会会员占领公共建筑物的行为和为要求撤换地方政府官员而施加的其它压力。

电视台广播重复了今天的《人民论坛报》的一些话，指责“团结”工会某些地方分会的好斗分子”在托伦、耶莱尼亚戈拉、弗罗斯瓦维克、克罗斯诺、琴斯托霍瓦和其它城市挑起事件。电视台评论员说，当前所进行的抗议活动是“一次蓄意反对当局的行动”。这位评论员说，这些好斗分子的活动已“超出了工会章程所明确规定的活动范围”。

波兰电视台和党机关报所发出的这些警告表明波兰的紧张局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波兰党报就波兰当前局势发表社论

指责有些人搞无政府主义和藐视社会准则

里陶丁说他将在新德里会晤阮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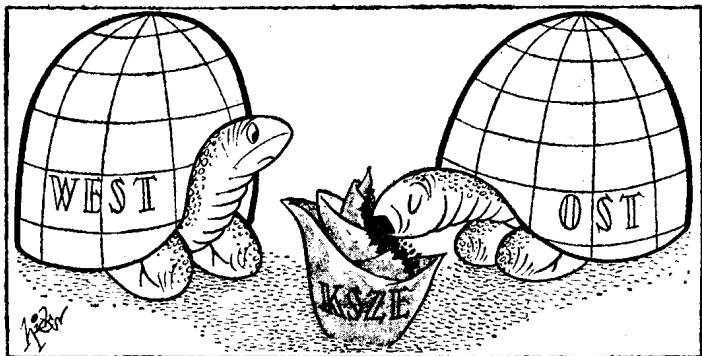
【法新社吉隆坡一月六日电】马来西亚外长里陶丁下个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会议上将会见越南外长，以便了解越南是否参加即将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

他今天在参议院说，这次会见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越南对参加即将在今年年初举行的这次会议的立场的最新态度。里陶丁在回答问题时说，就目前所知，越南从来没有说过它不参加这次会议。

他说，马来西亚仍在寻求通过外交讨论用政治的办法解决柬埔寨冲突。

他又说，“必须说服越南参加这次会议，而且正如侯赛因·奥恩总理所说，为政治解决这一问题而同越南对话的大门仍然

方说明：「从左至右：「欧安会」、「东盟」、「西方」。



法新社记者访问高平见闻

【法新社高平一月八日电】尽管中国施加了遭到河内谴责的军事压力，住在越南边界省份高平省的居民照常营业。

这个省距河内西北三百公里，位于传统的北方入侵路线之上。从中国两年前所谓的对越南的教训中，受难最深的就是高平。

当中国军队撤走时，他们尽力地破坏，从堤坝到水牛栏无一幸免。

虽然一位军官认为形势是“紧张的”，但生活在可能的程度上仍然是正常的。由于气候良好，这个省今年同在一九七八年相比是获得了好收成，虽然还有直接处在中国火力线之内两千公顷（四万九千四百英亩）土地没有种上作物。

人们看不到什么重武器和碉堡，但在我走了三天的路上充满了士兵，他们大部分没有武器。军官和文官都说，没有正规军驻在这个省。保卫这个省的是“地方军队”和民兵。这些士兵到处出现，他们似乎同居民完全结合在一起。我看到穿军装的军队在稻田里耕地，而其他则修整道路或桥梁。一位官员说：这些士兵是在这里保卫这个地区的，也要参加该省的经济生活。”

这个省没有进行真正的重建。在高平象在我访问的其它城市一样，仍然能够看到废墟。在旧的建筑物的旁边建立起轻便房屋。用石头和砖瓦修建的建筑物被泥土和草顶的房屋所代替。高平中心商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个商场被中国人烧毁，只剩下了门面和屋顶的金属架子。在商场内，商贩们摆上他们的柜台，用临时搭起的屋顶挡雨。

高平省的大部分居民是山区部族，主要是住在边界两边少数民族泰族和农族。战争和一直紧张的局势使一切过境贸易和家庭联系中断。

【路透社地拉那十二月十日电】阿尔巴尼亚的来宾

首先被领去参观的地方之一，是一个名为“今日阿尔巴尼亚”的展览。这个展览展出了这个国家制造的各种各样产品，从钻井设备一直到纽扣。

举办这一展览的目的，在于向外国人和阿尔巴尼亚老百姓显示，这个只有二百七十万人口、欧洲最穷的小国在经济上可以自立，而无需外国的贷款、赏赐或援助。

下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也许要规定，阿尔巴尼亚必须完全依赖自己的人力物力。这将是阿尔巴尼亚第一个作出这种规定的计划。

中阿关系的破裂打乱了现行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的计划。由于同北京的关系一天天地恶化，这项计划现在已经困难重重。一些外交官说，这项计划将在好几个领域达不到指标而告终。

路透社记者访问阿尔巴尼亚见闻

阿尔巴尼亚的钢产量将达不到计划指标，因为中国人着手兴建的爱尔巴桑大型钢铁厂原计划年产一百万吨钢，但在中国人撤走的时候，该厂还没有完工。外交官们认为，实际产量大大低于一百万吨。

阿尔巴尼亚禁止接受外国的信贷，也不允许外国享有特权或者办联合企业。这并不是它一时心血来潮而作出的决定。

上述方针是一九七六年的宪法明文规定的。这部宪法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袖恩维尔·霍查亲自制定的。他试图通过这部宪法确保在他死后他的政策能够继续下去。

但是，阿尔巴尼亚拒绝同外国公司缔结合作协议，加之这个国家财政基础薄弱以及适合西方市场口味的产品有限，有时使人们很难在这里做生意。

尽管人们几乎不可能得到确切的数字，但是，

西方外交官们估计，阿尔巴尼亚的出口额现在每年大约为三亿美元，从而使它能够用这笔钱进口同样多的货物。

阿尔巴尼亚的确生产石油，而且由于没有私人汽车，水力发电计划又方兴未艾，还能够出口一部分。不过，石油的质量相当低劣，硫的含量很高。

一位外交官说，计划规定的石油产量每年大约为三百三十万吨，实际上每年只生产二百二十万吨左右。阿尔巴尼亚也是世界上第三个铬出口国，不过，一位外交官说，铬的质量变化无常，而另一名外交官则认为，总的来说，质量低劣。阿尔巴尼亚还生产优质铜，大部分向国外出口。

由于占阿尔巴尼亚百分之七十的山区都有水力发电计划，因而，这个国家目前最值钱的出口商品大概是电力。地拉那刚刚

缔结了一项向南斯拉夫输出大量电力的协议。

农业是另一个有前途的领域。阿尔巴尼亚在五年前就已自给自足，现在已经能够向国外出口一部分谷物和蔬菜。霍查最近说，他要提高粮食产量，大概是为了出口。现在正在派工人到农村去支援农业生产。同时，政府还打算大力发展化学工业，以提供更多的化肥。

除此之外，阿尔巴尼亚还出产一些大理石、矾土和其它矿物，外国商人还可以购买烟草、棉花、纺织品、酒和皮革。

“今日阿尔巴尼亚”展览还展出了诸如钻床和X光设备之类的产品，不过，这些产品不可能在西方或者东欧国家找到现成的市场，因为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也一直在制造这些东西。

阿尔巴尼亚将怎样实现新的五年计划呢？这是人们纷纷猜测的一个问题。（二）